

12
安徽省政治协商会议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编

安徽人民出版社

安徽史料

安徽文史资料第二十七辑

安徽文史资料文化艺术专辑

文苑史踪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安徽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第二十七辑



安徽人民出版社

目 录

浙江与黄宾虹·····	赖少其(1)
桃坞沙鸥 山谷骆驼	
——漫论渐江的人品与画品·····	郭 因(12)
画家汪采白生平纪略·····	鲍弘道(21)
黄山诗话·····	刘夜烽(26)
许疑庵先生生平纪略·····	许克定 许克宝(64)
女词人吕碧城·····	刘序功(74)
泗洲戏综述·····	[满族]完颜艺舟(96)
黄梅戏老艺人见闻录 ·····	洪 非(115)
建国后徽剧走过的曲折道路 ·····	均 宁(138)
清音小史	
——安徽稀有的地方曲种和剧种 ·····	张俊明(152)
忆南秋在抗战中的文化艺术活动 ·····	庞家骢(159)
施括乾先生传略 ·····	唐鸣珂(167)
《闲话胡适》的作者石原皋 ·····	柯文辉(175)
安徽霍邱籍的未名社四人 ·····	刘千之 刘士洪(183)

附录

安徽历代艺术概述穆孝天(191)

订正·补白(三则)

后 记(206)

浙江与黄宾虹

赖少其

汪世清、汪聪编著的《浙江资料集》，是在黄宾虹研究浙江的基础上考证和丰富了已得的成果，对我们研究浙江提供了方便。我反复阅读了这本资料集，使我了解到有关浙江的生平和创作实践的各个方面，对我们如何“师古人兼师造化”有很多的启发，也对我们认识黄宾虹有极大的帮助。

(一)

浙江在出家前，姓江，名韬，字六奇；又名舫，字鸥盟。浙江出家后，法名弘仁，字无智。还经常写“浙江学人弘仁”。

浙江是安徽歙县人。生于明万历三十八年(1610)，卒于歙郊西干五明寺，时在清康熙二年(1663)农历十二月二十二日(公历1月19日)。清顺治四年(1647)也即明永历元年，浙江三十八岁，在福建剃发，从古舫为僧。经汪世清等考证，浙江为僧仅十六年，终年五十四岁。

崇祯十七年(1644)甲申三月，李自成率农民起义军入北京，推翻明王朝政权。四月，清兵入关，占领北京。五月，福王朱由崧在南京称帝，次年改元弘光(1645)，五月清兵破

南京，朱由崧逃芜湖，被清兵所杀。歙县金声、江天一、汪沐日等先后组织人民武装起来抗清，失败后英勇殉国。唐王朱聿键在福州称帝，改元隆武。九月，清兵占领歙县。浙江随老师汪无涯经富春江、越仙霞岭入闽，后居武夷九曲溪。隆武二年(1646)清兵入闽，唐王朱聿键被杀。

汪世清说：“浙江是一位富于民族思想的画家，他的去闽可能就是参加当时的抗清运动，而当隆武政权覆灭以后。才不得已而遁入空门。”他的出家实在是对清兵入侵的一种反抗行动。这一评定，我认为是正确的。

程守在《念江鸥盟》一诗中写道：“家世全非肯作僧”。鸥盟是浙江未出家前的“字”，这首诗当是程守得知浙江已当了和尚以后写的。又如洪理所写诗：“故乡多难后，曾谒武夷君”，浙江是在清兵入歙以后，才去武夷的。“去落一冠发”、“野性鹭鸥群”，浙江到武夷以后才剃发为僧。这是当时有民族气节的知识分子只能这样做的：一是“硬抗”，象金声、江天一等人一样，执干戈以卫社稷，英勇而死；一是“软抗”，和浙江同时从古航剃发为僧的还有汪沐日（法名弘济）。由于当时的民族偏见和阶级局限，人们或“硬抗”或“软抗”，作为一个民族气节的画家，浙江是经受住了历史的考验。

浙江、石溪、石涛，人称明末清初“三高僧”，他们的画，三百多年来都有很大的影响。黄宾虹认为：“浙江成名最先，画犹高逸。”“石溪整严，石涛放纵，揆之笔墨，各有专长。”“咸多心得，不落凡庸。”这是就画而论的，至于人品，那就各有不同了。石涛原是朱明贵族，入清以后，“天子呼名，将军长揖”，甚至“和光同尘，不甘岑寂”，

未免气节有损。石溪少时剃发为僧，住牛首山，自谓“老来通身是病，废去笔墨若干年”，并且住在南京，酬应权贵，不能集中精力，不象浙江“不干世誉”，“善游精鉴”，故浙江师法古人兼师造化，成就要高。

(二)

浙江生于乱世，政治上受到清朝统治者的压迫，内心十分痛苦，不得已而遁入空门，啸傲于武夷、黄山、白岳、匡庐之间，常以作画来表达感情。在当时，就山水画而论，是人才辈出的时代。和浙江同一时代的有一批出类拔萃的画家和思想家：比浙江年龄大的有程嘉燧、李流芳、萧尺木、金声、江天一，比浙江年少的有方以智、周亮工、查士标、梅清、孙逸、汪之瑞、雪庄、罗聘、程正揆、汪沐日、程邃、龚贤、戴本孝、朱彝尊、王渔阳，以及石溪、石涛等。不管是长辈还是晚辈，对浙江评价都极高，特别是后来的黄宾虹。

石涛言：“渐公游黄山最久，故能得黄山之真性情也。即一木一石，皆黄山本色，风骨冷然生活。”“风骨冷然生活”，这个评价十分准确。

萧尺木言：“天下至奇之山，须以至灵之笔写之。渐师归故里，结庵莲花峰下，烟云变幻，寝食于兹，胸怀浩乐，因取山中诸名胜，制为小册”，“诚画中之三昧哉！”

程邃言：“吾乡画学正脉，以文心开辟，浙江称为独步。”

许青岩言：“吾乡百余年来，画苑一灯！”

黄宾虹言：“宣、歙旧族，收藏朱元画既精且富，而购置元四家（黄公望、吴仲圭、王蒙、倪云林）之画，价增倍蓰。”王鸿绪云：“三十年来元画价昂，大抵吴人（苏州一带）滥觞，而徽人（徽州一带）导之。”歙之丰溪吴氏（吴伯炎兄弟）搜罗倪画，当时最盛。张丑《清河书画舫》载：“倪高士《幽涧寒松图》，详其风格，盖晚岁笔。此图收藏得地，纸质如新，笔墨精好，神采焕然，今在丰溪吴氏。”又云：“倪清阒（云林）《东岗草堂图》、《汀树遐岭》小幅，《吴淞山色》大轴，皆是元镇极品，近归溪南吴氏，未及见之。”黄宾虹言：“浙江与溪南吴氏，交谊最笃，里居相近，凡时贤未及睹者，皆得见之。”所以，浙江观得古人真迹，得出一个很重要的结论：“董北苑（源）以江南真山水为稿本；黄子久（公望）隐虞山而写虞山；郭河阳（熙）直取真云惊涌以作山势；固知大块自有真本。”浙江认为，真正伟大的作品，都是根据真山水创作出来的，所以学习古人应兼师造化。

黄宾虹认为：“要成为大家，必须对古人之画，先观其法；既明其法，尤当发愤专于功力，贯通融会而神明之；集思广益，兼有众长，上下古今，成及己有。”黄宾虹又说：

“渐师之画，初师宋人，游迹所至，莫不模写，泉源水口，曲折自然，横岭直峰，晦明合度。”这就是说，以宋画观察自然，又从自然之中形成自己的画法，即石涛所谓“搜尽奇峰打草稿”之意也，这样学习才能有自己的创造。黄宾虹又说：“至于树石参错，郁勃轮囷，无一不从范宽、郭熙、李成、荆浩、关仝规矩而出，非若后人临摹章法，仿效名家，前后搬移，自矜变换，干皱湿染，徒夸世俗而已。”黄宾虹说浙江画中的树石无一不从范宽等大家“规矩而出”，又

不若“后人临摹章法，仿效名家，前后搬移，自矜变换……”，岂不自相矛盾？其实不然，艺术不是照抄自然，要比自然为高，“高”在那里，高就高在“无一不从（好似）范宽……等”。“规矩而出”，讲的是“规矩”，这种“规矩”是“范宽……等”从自然概括出来的“典型”。既不是照抄古人，就应该以古人的画法为“规矩”，而对自然有所剪裁、选择和提高。黄宾虹说：“明亡后，渐师画武夷、黄山、白岳、匡庐诸山，云烟卷舒，得其真目。”这就是浙江法古人之法以写武夷、黄山、白岳、匡庐诸山所创造的浙江独特的风格。

黄宾虹说浙江学习元季四家：“莫不精妙，独仿云林，尤为擅长。”可见学习古人，第一是要学精，第二是要有所选夺。

（三）

浙江本来是地名。黄宾虹说：“浙江之水，黄山在其北，白岳在其南”。浙江有一印：“家在黄山白岳之间”，黄宾虹也刻过“家在黄山白岳之间”一印，他们是同里。

黄宾虹说：“浙江初学唐宋，继效倪云林。”初学唐宋，可能是指未入武夷之前就已开始。又说“有唐之细，而去其纤；有宋之粗，而去其犷。”黄宾虹说：“又得纵游名山，选武夷、匡庐诸胜，黄山、白岳，飘笠入淹，师古人兼师造化”，只学古人笔墨还不行，还要兼师造化。

浙江“家在黄山白岳之间”，白岳就是现在的齐云山（在休宁县境），徐霞客两次游黄山，都是先游白岳。浙江到武夷以后，画为之一变。返歙常栖静黄山，画也更高，至于游庐

山是在逝世前的半年，对渐江影响不大，也来不及在艺术上加以发挥。他画中未见画白岳，对他震动最大的首先是武夷，得力最深的当是黄山。

渐江去武夷，即被武夷九曲溪的雄伟瑰丽所震惊：“造物何钟九曲溪，曜峰腴壁阙玻璃；道人笔载篷窗纸，双目瞠瞠未敢题。”“双目瞠瞠”十分形象地写出了青年渐江被武夷九曲溪吓得两眼睁得老大老大的。渐江在《武夷岩壑图轴》（藏辽宁省博物馆）中题道：“武夷岩壑峭拔，实有此境。余曾负一瓢息其地累年矣，故敢纵意为之。渐江学人弘仁。”从这一段话中可以看出，渐江在武夷“负一瓢”，生活是极端艰苦的，“息其地累年”，武夷夏天极热，冬天甚冷，“息其地累年”也是很不容易的，如果没有雄心壮志的人也是不容易做到的。

王不庵于庚子（1660）八月曾偕渐江游黄山有一段很生动的记载：“偕渐江老衲入自汤院（可能指的现在汤口镇，或即黄山宾馆温泉所在地），经白龙潭、溯丹涧，踞虎头岩、醒酒石（现叫醉石），由鸣弦泉、藏舟壑再折桃花涧，返宿桃源猗浪阁（现在的宾馆区），上慈光寺（徐霞客是从人字瀑的石壁登慈光寺的，现在壁上尚留有石蹬痕迹；当年渐江，也只能从人字瀑上慈光寺），拜普门大师塔，塔后累蹬而上，丛木苍郁，天光全移，穿援其中，但有酣绿，如寒鱼泳蓼，折折不尽。因笑谓渐公曰：‘我辈如是，不知谁为濠上观？且作山灵供养可也。’及抵文殊院（现称玉屏楼），左天都，右莲花，苍然天半，群峰腋侍。坐石台，见远峰万迭，罗拜于前。暮色已合，渐公犹卧石不忽去。是夜宿文殊院。破晓，渐公呼起观云铺海。又下莲花涧，蹬云梯，由天平缸登始信峰，走

西海门，由白沙岭观九龙瀑布（现在要从云谷寺经苦竹溪才能观九龙瀑），再入桃源，一浴而别。”

汤燕生言：“渐师寻山涉泽，冒险攀跻，屐齿所经，半是猿鸟未窥之境；常以凌晨而出，尽酉始归；风雪回环，一无所避。”

王不庵所介绍的，浙江登黄山所经之路，和现在登黄山基本相同。汤燕生所介绍的，是行人不到之处，这是浙江长年累月都要去观察和体验的地方。

文殊院僧宝月曾告诉汤岩夫：“渐公登峰之夜，值秋月圆明，山山可数。坐文殊石上吹笛，江允凝倚歌和之，发音嘹亮，音彻云表。俯视下界千万山，山中峭绝，惟莲花峰顶老猿，亦作数声奇啸。至三更，衣感益单，风露不可御，乃就院宿。”这是浙江体察黄山的一段生动写照。

浙江游庐山，是在1662年冬至1663年初夏，王雄右为浙江准备粮食，余子敬为浙江背行李，吴圣卿送给他一把筇竹做的手杖，还送给他一件羊皮袄御寒。浙江从鄱阳湖至庐山住了约半年，观赏了香炉、五老峰悬崖瀑布和昭明读书台、白鹿书院。

浙江自庐山归，过丰溪，吴不炎兄弟留浙江住旬日，循溪流放筏西干，携先世所藏王羲之《迟汝帖》真迹及宋元逸品书画数十种。饭后，江允凝（吴氏的女婿）呼舟贯酒就荫石淙，“灌木被潭，澄沙泛碧，风生几研，不暑而秋，饮茗焚香，纵观移日。评赏之余，佐以雄饮。不炎命小史度曲，允凝索长笛和之。一时溪山翰墨，辐辏胜缘，丝竹清音，咸臻妙丽。少焉，夕阳告往，黄岳弄云，光怪陆离，摇曳万状。渐公不禁解衣脱帽，捉纸布图；允凝就其皋坂，畅厥烟淑，

虚中流一舟，以待一兮，写萦洄野泛之致。是集也，叩寂寞而求音，数游鳞而出听；缙素多闲，觴咏无律；可谓极嘉会之徜徉，罄交徒之同趣。绘图既毕，各赋一诗，属余荒率引笔以纪岁月。”这就是许楚所写的《石淙舟集图》的跋，写出了浙江当时作画的情况，这是康熙二年农历癸卯六月十六日，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浙江在歙县城郊西干五明寺逝世。

(四)

根据黄宾虹的概括，我们应在七个方面向浙江学习。

一、师古人兼师造化。浙江《倡外诗》：“迂翁（倪云林）笔墨予家宝，岁岁焚香供作师。”浙江笔墨以倪云林为师，这是他自己说的。但是，如果师古人而不兼师造化，就会象黄宾虹所说的：“而徒事临摹，易滋流弊，相沿日久，枯羸结涩，嗣响无闻，良可慨也。”

二、画家学习书法的重要性。黄宾虹说：“不习书法，画不易高。”倪云林、黄公望树石全用法书，钗脚漏痕，籀篆飞白，八法之妙，透入画中。倪云林书法古厚，书法学颜鲁公，得其神似。浙江书法也学颜鲁公，“笔笔用中锋，均自籀篆而来”。

三、学习应刻苦以求神似。黄宾虹说：“画贵神似，不取貌似；非不求貌肖也，惟貌似尚易，神似尤难。人人畏难，徒习其易。”“古人兀兀穷年，专心求学，岂肯浅尝中辍，苟能朝斯夕斯，锲而不舍，而后知糟粕之外，尚有精华。”

“浙师画松不似黄山卧龙松，是其笔墨高处，令人见笔不见松，谓为不似固宜。”

四、画家贵在胸有邱壑。黄宾虹说：“后之学渐师者，非不极意经营，而乃愈似愈远，曲务形肖因为失之。”又说：“即谓渐师似云林，亦非知己。”倪云林长期生活在太湖水乡，渐江生活于武夷、黄山，生活不同，画法虽同而易，故有突破。黄宾虹又说：“有人谓渐师专学云林者，因其简谈，全属皮相之论。”他指出：“是不明画有笔墨，而并不明画有邱壑之言也。”

五、学习渐江“实者虚之，虚者实之”。石涛言渐江画：“风骨冷然生活”。黄宾虹说：渐江“若其徒学云林，则必如后人之学渐师，全是驽钝而不足观矣。故谓黄山为渐师胸中所弃藏之邱壑可也。”黄宾虹可谓了解渐江，但黄宾虹也画黄山，全不似渐江所画之黄山，而是黄宾虹自己的独特风格。今之学黄宾虹者，同样也是“愈似愈远”，道理是一样的。黄宾虹于甲戌(1934)之秋，偕若婴(黄宾虹夫人)一跻披云峰，归理游稿，出篋中所藏渐师画轴，披览之余，他深深感慨的说：“渐师寄怀黄海，极奇峭玮丽之观，本其幽淡天真，以写峻嶒邱壑，不为平远而为深远高远，于元人之外，特创一格，笔墨丰润，气韵清超，举吴门，渐江画浮靡犷俗之习一洗而空之。此正董巨法乳嫡宗，传其精神，不效其面貌者也。独怪后来临摹古画之徒，恒喜其貌似之易，而畏其神似之难，以貌似者尚可求于章法之间，而神似者必当超于笔墨之外。貌黄山之实境，参元画之虚灵，实者虚之，虚者实之，千变万化，神趣无穷，痼疾烟霞，融会贯通，虽倪迂(云林)犹有未足。”值得注意的是，“实者虚之，虚者实之”，“虽倪迂犹有未足”，只有这样，才能超过云林，创造渐江自己的独特风格。

六、画难于用减，非以境减，减之以笔。程正揆言：“画不难为繁，难于用减。”减之力更大于繁。黄宾虹说：“非以境减，减之以笔。”赵孟頫言：“石如飞白木如籀”。黄宾虹言：“虚实兼到，苍润自然，有轻裘缓带之风，无剑拔弩张之态”。只有这样，才能达到极高境界。

七、画品与人品有关，人品要高。黄宾虹言：“黄大痴（子久）僧渐江皆自称学人。学者非云复古，取古人之长皆为己有，而自存面目之真，不与人同。”在“三高僧”中，就人品而言，渐江比石涛、石溪人品高。当渐江还是少年，董其昌、陈继儒即来歙县，名声极大，但渐江不受笼络，很有自己见识。黄宾虹到了垂暮之年，还声称要做“学生”，从头学起。渐江和黄宾虹都学而不倦，都善于用渴笔。黄宾虹说：“倪迂（云林）渴笔，墨含渣滓，精洁不污，厚若丹青，其后惟僧渐江得其趣。”应该说：黄宾虹也是运用渴笔的能手，所以出笔厚重，力透纸背。在明万历中，“当时鉴藏之家，共厌吴门、渐江两派习气，近乎恶俗。”黄宾虹说：渐江“苦心孤诣，迈古铄今”，“文章道义照耀当世，人品既高，志在千古，友不妄交，一与世之声华标榜，党同恶异者，迥然不侔”。明甲申，崇祯自缢，清兵入关，南京小朝廷腐败无能。明亡，清兵占领江南，和渐江同时的有很多朋友都投笔从戎，英勇殉国；清兵入歙，他毅然去闽。当是时也，渐江去闽，原为报国，但到闽以后，隆武政权覆灭，渐江从古航剃发为僧，保持明遗民气节，此后返歙，隐遁黄山。程邃在明亡后，也自称明遗民，劝渐江返俗，渐江义无反顾，以画家终其一生，不为名，不为利，不结婚，不是一般和尚所可比拟。呜呼，此我们应该向渐江学习的大义大节者也。

余曾为诗曰：“元人笔法已难寻，几人识得垢道人？倪迂出没烟波里，渐公法古能铄今。”

我们和渐江所处的时代完全不同，他生长于明亡清兵入关，民不聊生之时，只好栖静黄山，以愤激的心情忘情云海，托意山水以励后人。我们与黄宾虹也有不同，他大半生在黑暗社会渡过的，到了将近垂暮之年才盼来祖国的解放。这时他虽双目失明，仍然勤奋作画。后来两眼复明，立志要从头学起。黄宾虹是一位伟大画家，他著作等身，二十大册的《中国美术丛书》，为后人辑存了大量宝贵的美术资料，就以研究渐江而论，他的功劳也是不能磨灭的。

作为画家与作为美术理论家研究象渐江、黄宾虹这样大师的创作实践与理论成果，有其共同之处；但画家的目的主要应是为了提高创作的水平，要通过自己的创作实践才能提高，才能把理论转化为营养，滋润肌体。如果在口头上承认，但艺术实践上却反其道而行之，则是不可取的。

我学了黄宾虹论渐江以后，感到自己作画还在初学阶段，我虽已年近古稀，还应从头学起。

桃坞沙鸥 山谷骆驼

——漫论浙江的人品与画品

郭 因

明万历三十八年(1610)，浙江出生在歙县的桃源坞。“寻得桃源好避秦”，桃源坞似乎是一个该出不满暴政的隐逸之士的地方。他本姓江名韬，字六奇。把六韬的韬和六奇连在一起，这又好象是打算当军事家当英雄似的。可是，一直到他三十六岁，也就是徽州人金声、江天一抗清牺牲的时候，他这个六奇似乎一点也不奇，六韬三略至少是没发挥出来。同一年，他去福建。据说，是打算投奔唐王，参加抗清的。可他在入闽时，却偏偏改名为舫，字鸥盟。这里面不但毫无“忠于”的字样，用以英勇地表明心迹，反而抛掉了似乎有点英雄气概的名字而取起志在江湖的名儿了。他在想的什么？他是不是在表明他愿意为保明抗清献出一切，而并无意于功名呢？进，同时想到了退。入世，同时想到了出世。与，却并不想到取。江上的舫只需要水，打算与之结盟的鸥，最需要的更只是海洋和天空。清兵入闽，唐王被杀。他有志未酬，当和尚了。法名叫弘仁，字无智，又字无执。想弘的可又还是世俗的仁。他无智吗？不！无智岂能成得了诗人和画家。他也并非无执，一桩小事足以说明问题。他是桃源坞出生的，可偏要自号梅花老衲、梅花古衲。临死前还一再叮嘱友人在他坟墓四边种上百来株梅花。他固执地不爱浓艳的桃

花而爱耐寒的梅花，多么耐人寻味。

想进而兼济天下，可是没有机缘，没有用武用文的广阔天地。退而独善其身，可又对天下总不能忘情。当他满腔热血的时候，他保持着一个冷静的头脑。当他面冷如霜的时候，他却又怀着一副滚热的心肠。他进不做浓艳之圣贤，退不做萎靡之豪杰。他活了五十四年，当了二十年左右的和尚。一辈子是那么简单，可又那么丰富；是那么无所为，可又那么有所为；是那么甘于寂寞，可又那么不甘于寂寞；是那么超脱，可又那么执着。和尚衣包裹着个孔夫子，厚冰块覆盖着个大火山。五十四个春秋过去了，火山终于没有爆发，但火山一直在以它的炽烈的热力透过厚实的冰层闪闪发光，并使泥土迸发出奇花异草，给人类带来春的信息。

他，幼年没有神童的传说，青年没有才子的趣闻。直到三十岁，才据说画过一张给一个叫作李生白的人做四十大寿的祝寿之画。三十六岁，才有随老师汪无涯（据说可能就是参加过抗清的汪沐日）入闽的消息。做和尚之后，到过武夷山。四十五岁，据说可能参加过许楚等重修的白榆社。四十七岁，才有游黄山的记载。以后也不过到过南京、宣城、芜湖、扬州、庐山，以及又多次上过黄山。这一张简历表实在是太简了。即使加上他可能参加过金声、江天一抗清斗争的传说，也还不足以写一篇象样的墓志铭的。

一个过了平凡的一生的浙江之所以被后人纪念，当然是因为有他的不平凡之处。他的不平凡在于他的出处行止以及他的诗与画所显示所透露出来的他的平凡而伟大的气质、性格、素养与情操。

他平凡在和一般人一样：有弃有取，有为有不为，有超